

编者按

6月13日, 湖南著名画家黄永玉因病逝世,享年99岁。

黄永玉,笔名黄杏林、黄牛、牛夫子,1924年8月9日(农历七月初九)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(今常德市鼎城区),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,土家族人。

黄永玉以木刻开始艺术创作,后拓展至油画、国画、雕塑、工艺设计等艺术门类,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。其代表作有套色木刻《阿诗玛》和猫头鹰、荷花等美术作品。他设计的猴年邮票、“酒鬼”酒包装,广为人知,深受大众喜爱。

黄永玉也将文学视为自己最核心的“行当”,从事文学创作长达70余年。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小说诸种体裁均有佳作。去世之前,黄永玉一直在创作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,也随之行旅了。

“你想我嘛,看看天,看看云嘛。”在一档节目中,他曾对朋友们这样说。悠悠的无愁河,流去了。河上的浪荡汉子,也随之行旅了。

《湘江周刊》特约一组稿件,以为怀念。



黄永玉晚年照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

我陪黄老师捏泥塑

戴非非

99岁,九九归一。一生多彩的黄永玉老师,走了!上世纪80年代末,用的还是转盘拨号的台式电话机,效益好的单位才有一台电话。一天下午,我老家来画画。突然有人大声叫我接电话。

原来是黄永玉老师来望城了,想去铜官捏泥塑。改革开放初期,资讯还不发达,黄老师的大名,也不似今天妇孺皆知。

我谈师前辈,曾背着行李去过湘西写生,在凤凰县城逛书店,买到了《画家黄永玉湘西写生》,一本薄薄的方型画框,还去白芷岭寻访黄永玉老家,受到其弟黄永前先生热情接待。特别是读了他的自传体小说《湘西》后,黄老师在我心中是一座高山一样敬仰着。

20岁小伙子,能陪黄老师,欣欣然一桩“美差”。从县城出发,车出白马巷,过沅水桥,沿湘江大堤北行朝靖港进发。这条江堤,是靖港大堤10多万人通往县城的唯一公路。堤面铺的砂石石,一路上坑坑洼洼,汽车颠簸过去,尘土飞扬。好在60多岁的黄老师身体硬朗,天性乐观,沿途紧盯车窗外看个不停。江中来往轮船,堤坡多杨柳树,堤内俨然民舍,在他眼里,一切皆美哉。

到达铜官(靖)港(港)渡口,坐汽渡过江。先陪黄老师在铜官老街走走,然后找一家私人私人社社住下。

铜官是千年陶都,当时铜官陶瓷公司很红火,下设几个分厂和美术陶瓷研究所。铜官街上到处是陶器 and 图片,没有喝茶休闲场所,漫漫夜夜,陪老人家干嘛呢?我机灵,便想到了研究所的总工程师赖雕林。他家肯定有纸笔工具,可陪黄老师写字画画,听他聊一聊艺吧。

赖雕林家位于一处山坡上,陶瓦土墙,几间平房,而对湘江,还算雅致。黄老师兴致勃勃,问着他那根标志性烟斗,铺纸挥毫,给雍家题字: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。

墨迹未干的字满满地洒落一地,赖雕林“贡献”出来的六七张四尺宣纸写完了。黄老师的话匣子也打开了:“要爱文学,不爱也得爱!”是的,画画,不读书怎么行呢?“狐死必首丘”“玩有正旨澹有节”等黄老师题写的句子,我像寻宝找出处,由此而谈《楚辞》,《离骚》。

第二天,我们陪黄老师到铜官陶瓷美术研究所,湘江边那间雕林工作室中间。切下陶泥,黄老师在工作台上捏塑起来。我见他手背上青筋凸现,便道这双手只怕很少有机会的时候?黄老师哈哈大笑:有次,他双手皮肤皴裂,去医院问诊。医生看了看说,没有病,让这双手歇歇就好了。作品是做出来的,黄老师觉得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

一会儿,便捏出了几个小猫小狗,憨态令人发噱。黄老师说:“世间万物皆有灵性,抓住它,就是艺术。”

中午吃饭,陶瓷公司食堂墙壁上挂着一件陶艺品,一只大晒盘,盘中摆放一双布鞋,竹,麻,线,棉布,用陶泥表现出来,质地形象十分逼真。这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来铜官实习时的作品。黄老师伸手轻轻碰了一下,听着发出的清脆声,说:“这就是高陶艺术,生活的,土,的就是陶艺术。”饭桌上,陶瓷公司负责人拿出酒壶酒樽招待。酒见酒麻袋瓶开白酒包装设计创意先河,就是缘于黄老师看到农民用麻袋装谷子,来源生活,妙手生风。

一晃30年过去。后来,我在长沙,在北京,我还多次聆听黄老师聊生活,聊文艺,点点滴滴,深铭记忆之中;黄老师的画册和书籍,至今还塞满着家中书柜。



1980年,黄永玉设计的《庚申年》生肖猴票发行。

出门一笑大江横

卓舟

我很庆幸与黄永玉先生的时代有交集,我更庆幸的是与黄先生成为朋友,与他谈文学、谈文艺。

我跟黄先生相识已有13年之久。那时,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在《收获》连载,我每期追着看。我跟《人民日报》的李辉说起《无愁河》的好,李辉说,你也是湘西人,写篇评论吧。我写了一篇《诗意而又残酷——论黄永玉的长篇小說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》,黄先生看了,发现了一个可以聊文学的人。

2010年秋天,李辉、应红夫妇带我去凤凰王氏山房,从此与黄先生相识。

黄先生喜欢聊民国文人轶事,也常聊古代文人和他们的诗文,他尤其喜欢屈原,惠能,苏东坡,他不用手机,也没见过他用电脑,我们是用古典的方式通信。黄先生都是用特制的信笺,象牙白宣纸,红色竖格,他习惯用毛笔从右至左竖排的书写方式,繁体字。去年最后一次通信,是黄先生的女儿黄黑妮寄来的《见笑集》诗集插图本,给邮少女儿一纸签名本,由我转交。我收到黄先生近三十封信,他的字自创篆书,自成一体,每一个字都是艺术珍品。信中聊一些近况,聊《无愁河》的写作进度,聊他对世界的看法,末尾还不忘问我家孩子好不好。上海《文汇报》的周敏也喜欢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,每次《收获》出刊,我和周敏都会就作品中的 人物议论,感叹一瞥,我们都汇集后又与黄先生讨论他的东西。黄先生谦虚,他的文章里有一辈子学不完的东西。我和周敏时常相约去凤凰或者看黄先生,有时侯黄先生有画展或者有好吃的也会邀请我们。令人痛惜的是,2019年周敏因心脏病走了。黄先生在《收获》连载的小说里写下一“我眼前的日子是掐着指头算的,活一天算一天,偷懒松动了,有天上的云端上的人年轻朋友盯着……哪天天了,我就会在周敏家门口上寻找,大声地喊着:‘周敏,我来啦!’”

黄先生曾给自己的喜好有一个排序,文学第一,雕塑第二,木刻第三,绘画第四。他晚年自自动笔写自传体长篇小说后,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文学上。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三个单本陆续出版后,人们才发现以绘画艺术地名中之外的黄永玉的惊人的文学才力。黄永玉的文学作品可统计的有近400万字。他的散文也都是文学精品,如《太阳下的风景》(这些忧郁的碎屑)《比我老的老头》《沿着塞纳

张永中

每每到湘西的家,我都习惯在书房里静静地待上一阵子。有几件东西,总站在抢眼的位置上。一张黄永玉、张梅溪夫妇与我的合影,一张黄永玉先生与我接耳交流的抓拍照片,还有的就是黄永玉先生写给我的一幅大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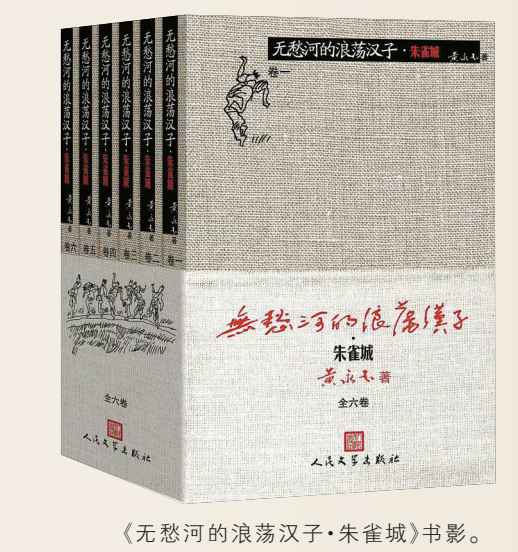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今天才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的。黄永玉,一个鲜活生动的名字,我是很难将它与逝世组成词语的,我对此,一时还接受不过来。我原来是想以我书房里的几件东西为线索,把我与黄永玉先生一段交往情缘做一回顾性记述,写在他的百岁生日那天的。可是,我原拟好的一篇记叙文,竟变成了忆悼文。呜呼!

“农历七月初九,就是大伯的生日子了,过了这个生日,他就满100岁的饭了!”前段时间,有凤凰的朋友记住了黄永玉先生的生日,在提醒我。凤凰人都喜欢把黄永玉先生叫作“大伯”,我受了老师刘一夫先生的影响,一开始就跟着老师叫他“黄老”。黄老的叫法,犹如当年我们称沈从文先生为“沈老”,称沈从文张兆和女士为“先老”一样,有一点学院派的正式和古意。认识黄永玉,我还在学校里工作。后来调去凤凰任职,我一直坚持着这种叫法。

“来,张老师你过来,和大伯、大伯娘合个影。”

河到碧冷翠”等,他的诗歌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(诗集)奖(1979—1982)。当然,人们更熟悉他的美术作品,无论是木刻、水墨、油画,还是雕塑,他的作品兼具本土经验与世界性,他的画作风格独特,意蕴深远,给人审美震撼,且数量惊人。

黄永玉那个时代经历的传奇,比虚构的还离奇。沈从文曾写过一篇《一个传奇的本事》,写他的表侄黄永玉一家的传奇。刚刚20岁出头的黄永玉背着路灯柱看这篇文章,笑得惊天动地。黄永玉自己的传奇则在自传体小说里全方位呈现出来。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·八年》有一个情节是讲他抗战时期被抓壮丁押进尸体,船板底下码放几十具尸体,他晚上睡在船板上若无其事,到江西顺利交差。他对待死亡有着可怕的冷静和习以为常,我和周敏当时觉得离奇。黄先生后来写信专门讨论这个情节。《无愁河》里的地方家故里除了温情和怀旧,还有尖锐和疼痛。小说里的“北门”“赤堤坪”“站冤”“沉潭”等意象,都是罩着血案和杀气。对闭塞的朱雀城人而言,死亡和暴力已经日常化,人们看杀头如同看一场表演,总是“一箩筐、一箩筐由人的脑壳从乡里挑进城。”“昨天酒席上称兄道弟,忽然间变了脸,一刀一个就倒在前塘坪”“朱雀城的人心已然麻木。割牲的民风与仗义是相辅相成的。有一次年幼的他和



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·朱雀城》书影。

他后来写了数百万字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好几卷。

2014年5月,有关方面在北京开了一个黄永玉长篇小说的讨论会。英达主持,有李敬泽、韩少功等作家参加。少功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发言。他就有些人的说的,黄先生写得再怎么专业,甚至写得不像小说的议论说了自己的意见。他说,比如小说里有时候一下冒出几十个人名,叫读者如何记得住?有时候冒出一大段关于西方哲学的议论,插入乡野生活场景是有些生硬?……可以肯定,一个二流作家也能把这些局部处理得“更专业”,但这个作品独特而丰富的生命质感,还有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,却是众多一流作家也难以企及的。作者天马行空,无法无天,撒手撒脚,由着自己的性子来,投入了一种另类的,狂放,高傲,藐视一切文学成规的写作,大概一开始就没把“专业”太当回事。

会上,我顺着少功的谈法,读了一封黄先生写给我的信。信中正好也回答了这些问题。“写文章和学外文一样,学外文要直接用外文思维;不能一边学一边翻译成中文理解,既不动,也学成呆木头模样,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已放弃中提出过的,我得借此公是个性情中人。”“我一生学画,不看画论;学文也不读诗学原理;不是反对,只是耐烦。当我写小说,压根儿不想到文学时,写来一定痛快,朋友一定喜欢,连自己一边写也一边哈哈大笑。生活中的语言世界,节奏关系、摩擦的火花比成文、情节,那些规范教条要得多!尤其是人为为美感,尤其其严厉之极、处罚无情的‘典型塑造定律’……不等的后果林林总总……还文学个屁。”

“蒙万提斯的爱吉因德看完它需要耐心;细致的读者会乐不可支。因为作者的前言不对话,细听环节的错位他居然毫不在乎,简直厚颜无耻,不负责任之极,但伟大的蒙万提斯之可爱也在此,完全无心,事后他会关照读者:‘你去改改就是!’”(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)没有写完,黄先生是想一直书述他所经历的事。

既然他都走了,又可以说是完了。

以后的日子再没有他的身影了。

(作者系《芙蓉》杂志原主编)

后来上海的一家刊物开始连载黄永玉小说的连载。

他后来上海的一家刊物开始连载黄永玉小说的连载。

他后来上海的一家刊物开始连载黄永玉小说的连载。

他后来上海的一家刊物开始连载黄永玉小说的连载。

他后来上海的一家刊物开始连载黄永玉小说的连载。

书柜上一张黄永玉先生与我交谈对话的照片,是别人抢拍的。两个人的神情自然,他似乎是在向我吟诵着什么,我专注地听着。看面前人都往了一枝小风,再看一下背景环境,记起来了。那是那年黄永玉捐建雨雪风雾四桥,在“雪”桥的开工仪式现场的一个画面。

“张昆,大伯问你得空吗?”是永玉先生身边人打来的电话,电话里,先生约我去玉氏山房一趟。玉氏山房是先生回凤凰老家,建在凤凰城边山头上的一个别院。“张昆”,或“某昆”,是凤凰人对在职于湘雅结合一的特殊简称。我在凤凰县政府任职,那些年,先生每年都会回到凤凰玩几趟。画画,写作,会朋友,与乡亲们聊天,也关心家乡建设发展方面的事。

接了电话,我放下手头的书,就往玉氏山房赶。我估摸又要讨论沅江四桥的事了。先生对我们说,你们把凤凰旅游搞起来了,我也出一出力,准备拿出一部分稿费,在沅江河上建几座小桥,名字都起好了,分别是雨雪风雾。并指定,雨桥修在堤溪,雪桥修在红岩井,风桥修在沙湾,雾桥修在豹子湾。我这么想着,就到了玉氏山房。

“汪,汪。”那是他家几只面目凶恶的大狗在铁门后叫。随着开门声走进了院子了。

先生正面对门壁上一幅大画做最后的收笔,胸前照例挂着画大幅作品才用上的,有着大卫视像

小学课文、曲艺唱段、口号、民谣、俗语、苗医方子等,经过文献查核和核实,大都是原样,只有个别词句的差异。黄永玉游历世界,善于内省,勇于超越自己和同时代的人。他的文章最突出的是美的意蕴:“看那么多茶膳,都漫出来了!”这样的句子可以看到成文时空表现上的隐喻,多得难以消化的美茶像雕一样肆意地往外漫,他的短句高度凝练、智慧而又幽默,他以近年来的经验提炼的人生智慧,表达出来就是优美的哲理诗:“萤火虫,一个提灯的老人在,野地里搜寻寻光的记忆。”

记性太好也有苦恼,黄永玉在小说中说:“人生就是这个样子,某一时期跟某一个人的离别根本不当一回事,多少年后,跟另外一件事恰巧巧连起来,一下下变成非常揪心的大事。我活得这么老,常常为这些回忆苦恼。”那么,他在小说中是如何处理思仇的呢?他吃过太多的苦,12岁的小小少年背着包袱顺着沅江,过洞庭,去闻世界,遭受过陷害,暗算、欺骗、孤独无助时,眼泪滴到饭碗里和饭拌在一起吃下去。在德化做苦工,饿得身体发肿,手指一按一个坑,也受到过无数的帮助和恩惠,赞许和鼓励,好几斤差点被收入为养子或招赘为女婿。但他就是记不住,不记仇也不记大恶善不分、黑白颠倒。他自嘲为“湘西老刁鬼”。

通过小说人物把遭遇的苦和痛苦,抽身出来,从多维度打量,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。他行事缜密却胸怀慈悲,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这斑斓的世界。黄永玉多次提到他的五个磨难:爱、怜悯、感恩。他感恩那些苦和痛对他的意志的磨炼和生存能力的提升,磨炼了对世界的洞明。

“黄永玉九十画展”上,一幅浪迹萍踪的特别有诗意:“我知道梦的尽头是醒,如果梦可以切成碎块,将撒出满天繁星,你可曾在梦中做梦?醒来如碎梦般轻盈,细心在湖边洗我的梦,以便醒来亭亭。”“笔墨抽象,荷叶飘风,如烟似雾,衬托着几朵尖锐响亮的白荷,那荷花虽简笔勾勒,却变化莫测,透着诡异,那一定是梦与现实的辩证和对立。他的作品里,有他的通达和明亮,以及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生活哲学和处世之道,观者看透了其中的妙处,就会突然有一种感觉,打开窗子,满园紫嫣红,一坡的紫嫣红他的智慧、顽劣、戏谑,一般人学不来,那是他一輩子积攒下来的好东西,它只属于黄。”

(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所长)

与黄永玉有约,撩开凤凰人的面纱

余辉

有人直言,黄永玉算得上凤凰古城“奇货可居”的旅游资源,凤凰算是有幸搭上了黄永玉的顺风车,沾了黄永玉的光。此言极是。不仅如此,凤凰对于黄永玉而言,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坐标,否则,黄永玉也不会将回故乡寻根寻感列入不可更改的行程之中了。

2002年暮春时节,阳光明媚,和风拂面的一天上午,我们走进了凤凰县城近郊黄永玉先生的住处“玉氏山房”。

恰巧这时候,山下的沅江河水,远远送来了一群男人粗犷的歌唱声,“远方的客人请上船,凤凰河里游一游,现在景色真好呀,玉楼来苗莲一片,脚踏木楼在眼前,请把相准备好,拍个好戏作留念,凤凰的风光看不完。”我和同伴们听到后不由得会心一笑。

黄永玉很健谈,只要我们跟他提起一个话题,他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下去,他眼里和心里的凤凰逐渐立体地呈现现在我们面前。他说:“我们这里的山水,那是天给的,在以前是很穷、很穷的地方,不是很有钱的地方,所以都要往外地去生活、奔命。”

为了活命,一些凤凰人可以暂时挣脱贫瘠破败的阻碍,挣脱祖屋亲情的羁绊,离开故土,远走高飞。在数百年间,凤凰一直是湘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重镇,众多苗人旅生匪而走向南北的世界成为迥异地域的中介,让偏僻的凤凰与山外的世界串联起来。凤凰人的眼界由此自然而拓宽,催生了一些勇敢无畏的青年。

但是,真正有思想、有能力“走出去”活命的毕竟只是少数,更多的凤凰人选择安土重迁,投身于军旅是另外一种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现实人生。

24岁便官封贵州提督,并诏授钦差大臣的田兴朝,是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。他创建的草军、金戈铁马、威震四方。正因为有田兴朝和他周围的铁血汉子,日后才有了“无湘不成军,无苗不成湘”的说法。

上世纪30年代末,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。由湘西方面部队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八师薪薪头

他似乎只关注四月暖阳中的落花风。不免带点感伤。

关于雾。

雾,在他的意象中是一种遮盖。他对沅江河边的大清早,太阳隔着浓雾照得满河通亮,眼前一片亮堂堂的模糊朦朦胧胧,有着极深远的印象。

雨雪风雾四座桥建在沅江河上。沅江又是流淌在他生命中的母亲河,桥的命名是诗意的,深意的,先生对故乡的爱化在这命名中,也是诗意的,深意的。

一天,他的侄子黄毅先生通知我,“大伯给你一个东西,你取来一下。”原来是一幅极好的字,横写的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,黄毅先生说,大伯专门让人在索宝斋为你裱好的,为了带这幅字,还要我专门坐快艇从北京护送过来。我查了一下,这句诗原出自黄庭坚一首咏水仙花诗,题目是《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》,后又被人问全句引用。我理解的是男子丈夫敢于担承,凡事看开不拘的意思。我把它作为先生对我的一种勉励,挂在书房里了。

我在凤凰工作近14年,加上前后时间,我与先生交往近20年。那年头,县里有跑项目争资金缺少去北京,每次去北京,黄永玉先生家便是必去拜访的。“万荷堂”,几乎成了凤凰县驻北京办事处了。但凡为凤鸣作事,为家乡站台,先生是从不舍惜力气的。

凤鸣都知道,先生的字画润格很高,但对家乡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黄永玉先生,您又回来了!您不是说过,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了故乡?您不是也说过,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么?回来吧!死亡多大一点事啊!您这近100岁的老顽童!请接受故乡十万大山的呼唤,八百里湘韵的道场。

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



黄永玉先生(左)与作者交流。作者供图